

第三篇

古今奇案

第一章 大案

一、衡山王太子 状告父亲谋反案

汉高祖刘邦登基之后，大封同姓王侯。他封小儿子刘长为淮南王，后刘长因违法不轨，绝命而死，留下一个七八岁的儿子。汉文帝对他们十分怜惜，就一一封为列侯，愿年之后又封为王，刘赐就在那时由周阳侯升为庐江王，后来衡山王刘勃死了，刘赐取得了衡山王之位。

当时，刘安作为王太子已继承了其父之位，刘安知道皇太子之位尚空，遂生觊觎之心，私下里准备谋反。刘赐与刘安曾有过摩擦，彼此意见相左，刘赐听说刘安准备谋反，便结交了许多宾客来出谋划策，准备应付事变，以免自己被吞并掉。

刘赐在汉武帝元丰六年时入朝进觐，他的一个侍从卫庆想给武帝上书去侍候武帝，刘赐知道后异常生气，对卫庆严刑拷打，意图屈打成招，以定死罪。案呈至内史处，刘锡裁决被否定。刘赐指使别人上书告内史，内史不仅指出了案子的不合法之处，并且揭发了刘赐强夺百姓田地，占百姓墓地为自己

田地等一系列不法行为。有关部门据此要求将刘赐逮捕法办。皇上未予批准,但是把刘赐二百石以上的官吏重新换掉。按汉代的制度,各封建王国有权任命四百石以下的官吏,武帝此举限制了衡山王的权力,而且也表现出对他的不信任,刘赐对此心怀不满、耿耿于怀。一回去,刘赐便招募观测天象和精通兵法之士,这些人极力怂恿刘赐谋反。

正在这时,衡山王王后乘舒去世了。乘舒生过猿个子女,大儿子刘爽,二女儿刘无采,小儿子刘孝,刘爽为衡山王太子。刘赐另外还有两个夫人,一个是生有源个儿女的徐来姬,一个是生有两个孩子的美人厥姬。乘舒一死,徐来成为王后,而厥姬也非常得宠,两位夫人于是就争风吃醋,互不服气。厥姬对太子状告徐来说:“你知道你母亲是怎么死的吗?她是被徐来的丫头天天诅咒咒死的。”刘爽闻知此情,便对徐来怀恨在心。后来徐来的哥哥来看望外甥,慰问妹夫,不料在与太子饮酒时被其蓄意刺伤。王后徐来因此对太子也心怀怨恨,并多次在衡山王面前诽谤刘爽。

太子的妹妹刘无采又被丈夫休回家中,她非但不思悔改,反而与家中食客通奸,刘爽知道以后多次批评教育她,得到的结果却是与他断绝往来,形同陌路人。徐后知道这些情况后,就开始笼络无采和刘孝,对这姐弟二人备加关心。刘孝从小不知母爱是什么滋味,如今徐后这么疼爱他,不免处处向着徐后,甚至与徐后一起在衡山王面前说他哥哥的坏话,衡山王听信谗言后教训过太子几次。

后来,徐后的继母被人刺伤,衡山王怀疑到太子头上,就把太子鞭打了一顿。打完了儿子的刘赐又气又累,也病倒了。

王爷一病，来请安问候，端茶送药的人络绎不绝，惟独太子以生病为由躲着父亲，刘孝和无采就对父亲说，刘爽根本没有病，其实他活得好好的，生病只是他不孝顺你的借口，也是他眼中没有父王的见证。

刘赐听了这些话后怒不可遏，他愤恨地说：“这个孽种真不成器，江山到他手里还不毁了，我要把他给废掉！”刘赐跟徐后商量这事，并打算立刘孝为太子。徐后对此又喜又忧。喜的是废掉刘爽，忧的是她想立自己的儿子刘广为太子而不是刘孝。那时候，徐来身边恰有一个跳舞特别好的宫女，曾经受到衡山王的宠幸，徐来心生一计，让宫女来勾引刘孝，不怕刘孝不上钩，然后就告他乱伦，太子之位就非刘广莫属了。

刘爽知道徐后所做的种种卑鄙之事，如今又出此阴谋诡计，他觉得不能再任人宰割了。

有一次，全家人一起吃饭，太子走到徐后身边为其祝酒，他偷偷地蹭徐后的大腿并说愿与她一起寻欢作乐。徐后听后惊跳而起，大骂道：“畜牲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”她过去悄悄地对刘赐说了太子的猥亵之语，刘赐顿时火冒三丈，马上下令让人用绳子把太子捆起来拉下去狠狠地打。太子早知道父王对自己和刘孝的态度，就向父王跪下进言说：“刘孝和您的女人通奸，无采和家奴也丢尽了我们的脸，这些您都知道吗？我可以把所有的证据写给您看。”说完转身就出去了。刘赐赶忙派人去追，可是没有追回，衡山王亲自出去把太子抓了回来。太子被抓以后，说了很多极难听的不该说的话。衡山王彻底对他失望，把他关押起来。

刘孝从此得以与父王亲近，衡山王看刘孝也颇有才能，日

益喜爱。不久之后,就让他佩带自己的印玺,并封为将军。给了他许多钱,表面上让他去看望外婆,暗地里却用来招募宾客门人。这些宾客心里很清楚衡山王和淮南王都计划着谋反之事。

衡山王派刘孝的门客陈喜和枚赫,负责制作作战用的兵车、箭镞,并且刻制了将相军吏的官印,甚至刻了皇上的玉玺。与此同时,他还马不停蹄地在各地招募壮士,筹集士兵。有些宾客多次引用楚王交、吴王濞谋反失败的教训,来告诫衡山王收敛一些。衡山王口头上说:“我无意篡权,只怕淮南王谋反以后,把我轻易地就兼并了,以成他的大事。”但是,暗中却在加紧战备。

第二年秋天衡山王朝见皇帝,回来时与淮南王相遇,淮南王与他推心置腹,尽除前嫌,两人重新恢复了兄弟之情。在交谈之中,兄弟俩交换了谋反的想法,并且订立了共同合作的同盟条约。此后,衡山王就给皇帝上书说自己年老多病,愿辞去王职。武帝见书后,要他保留王职,此后不必按时到京城来上朝行礼。刘赐得到皇帝的这一恩赐后,接着又上书请求废刘爽、立刘孝为太子。

刘爽探知父王的行动后,立即派遣他的好朋友白赢带了封奏书直奔朝廷,在奏书中他揭发了衡山王和刘孝一同谋反,以及刘孝制造作战兵器、乱伦等下流之事。白赢一到长安,就因淮南王谋反事发而被官府关押起来,奏书当然就没来得及呈送。衡山王听说有这样的事,害怕事情败露,为了使奏书无效,就立刻呈上奏书一封,说太子刘爽因犯大逆不道罪已送交沛郡审理。

次年冬，淮南王刘安谋反事发，一切与谋反有关的人悉遭逮捕，陈喜也难逃法网，陈喜是刘孝招募来的宾客，他不但受命制作战车兵器，还参加过不少由衡山王主持召集的秘密会议。如果陈喜都招出来，大家都没有好下场。刘孝忽然想到法律有一条说如果能主动自首，就可以免除罪刑。于是他去自首并说陈喜参加了谋反。司法长官廷尉审问时，陈喜等果然招认，于是请求皇上审讯衡山王。汉武帝看了半天说道：“不要逮捕下狱了，派大行李息和中尉司马安到衡山去当面问清情况就行了。”

李息和司马安奉旨来到衡山，将陈喜等供状一说，衡山王刘赐立刻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。事实已明，司法部门立即派兵将衡山王的住所包围起来，严密看守，以防意外。大行和中尉速回长安汇报了审问情况。朝廷的三公九卿们都一致请求派宗正官（主管皇室事务）、大行令（主管民族事务）和沛郡郡守来共同审判此案。

朝廷尚未作出决定，衡山王已得了消息，他自知谋叛之罪，十恶不赦，即使武帝宽大为怀，也不会有好下场。谋事不成反而大罪加身，有何面目于人世！于是当即自杀了。

刘孝因为能自首并且检举有功，幸可免罪。但是他还犯有与父亲亲近的婢女通奸罪，乱伦不孝，仍判处死刑弃市。王后徐来，犯有诬陷前王后乘舒罪，也判处死刑弃市。太子刘爽，状告父王，依当时法律，儿子状告父亲为大逆不孝，因此也判处死刑弃市。另外，凡是参与了衡山王谋反活动的有关人员，也一律判处死刑。衡山王国也因此而被废除了，从此改为衡山郡。

二、杨恽因言获罪案

封建统治者维护自己地位的一种重要手段就是控制言论自由。不论何人，高居何位，如果说了不恰当的话，丢官，甚至丢掉性命，可以说是家常便饭。杨恽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

杨恽因为两个人而声名显赫。一是他的外公，著名史学家司马迁，因为他从小就读《史记》这部书，从中学习了不少治国的道理，因此他以才能卓著名显朝廷。二是他的哥哥杨敞，曾任职于大将军霍光的幕府，以后当过大司农、御史大夫以至丞相，并封为安平侯。昭帝死后，杨敞在废昌邑王立宣帝的行动中有定策安宗庙之功。杨恽受哥哥的呵护，在朝中任中郎官，由于揭发霍氏谋反，立下大功，封为平通侯，升为中郎将。

在任官上，杨恽坚持原则，依法办事，令行禁止，使多年的行贿徇私的坏风气逐渐消失。同时他还廉洁无私，公平办事，仗义疏财，他从父亲那里得到 ~~缘国~~ 万的钱财，都分给了同姓本家亲族，他继承了后母数百万遗产，一分不留地全给了舅家；他自己得到的上千万赏金，也是与大家一起分享。

但杨恽也并非完美之人，他自视清高，以自己的能力和节行夸耀于人。而且性情刻薄，喜欢揭别人的短处，对得罪自己

的人必置之死地才心满意足。这样他就很容易得罪人。被他得罪的人不仅有被他揭过短的,而且有未曾与他有过什么冲突的。

汉宣帝刘询在民间时有一好友戴长乐,在他即位后受到提拔重用,做了太仆,位列九卿之中。有一次戴长乐被派到宗庙去学习礼仪,以备皇上不时之需,他回来后就对手下的掾史说:“我当面接受皇帝的敕令,和皇上一起演习礼仪,秣侯给驾的车。”言下之意不过显示一下他的光耀和威风。后来竟有奏书告他“非所宜言”。戴长乐怀疑是杨恽所为,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,罗列杨恽的罪行数条:其一,有一次高昌侯董忠的马受惊,驾车闯进了北掖门。杨恽曾对富平侯张延寿说:“听说从前昭帝驾崩之前有惊马撞了殿门,门闩被撞断了,马也被碰死了。今天又上演同样的一幕,该不会是什么预兆吧,这不是人的力量可预知的。”这件事可以看出他对宣帝的不敬。其二,左冯翊韩延寿犯了罪被关进监狱,杨恽曾上书为延寿辩护,郎中丘常问道:“听说您曾为韩延寿进行辩护,可能保住他的性命?”杨恽回答说:“事情当然不会那么简单!正直的人未必能够保全自己。我是泥菩萨过河,自身尚难保,还能保人家?正所谓老鼠钻不进洞去是因为它拖的东西太大了。”其三,有一次杨恽到西阁上去观看历代名人的画像,在桀、纣的画像面前对乐昌侯王武说:“皇帝路经此地,只请问他们二人的一两条过错,就算是以史为鉴了。”那里明明还挂着尧、舜、禹、汤的画像,他不称颂明君却只说暴君,可见他借古讽今的用心。其四,他曾对我说:“从今年正月到现在,天阴沉沉的却不下雨,《春秋》经上记载说,老天久阴而不下雨,必有阴谋

反叛之人，今年皇上未必能去河东祭祀。”这样拿皇帝当玩笑话来说，太肆无忌惮了。

事情交由廷尉于定国处理，于定国治狱办案向来宽大公正，后人把他比作文帝时的张释之。他接手后，亲自进行审问，并多方调查，收集了足够的证据，使案情一清二白。最后写成一份奏议，提出了处理的意见。他在奏议中这样写着：“杨恽不服罪，他想让户将刘尊去警告富平侯张延寿说：太仆戴长乐死几次都死不足惜，因为他犯的事太多了。我有幸和富平侯结为儿女亲家，如今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事实真相，你只要说一句‘当时我没听杨恽这么说过’，那么戴长乐的揭发就是假的，罪状就无法成立了。杨恽受到拒绝，气得上前夺过刀来威胁刘尊说：拜富平侯所赐，让我满门抄斩！还望你对我所说的话进行保密，以免戴长乐再生出点是非来，给我罪上加罪。杨恽有幸位列九卿诸吏的职位，得到皇帝的信任，能参与讨论国家大政，但是他不竭尽自己的忠心，不尽人臣的义务，只知道妄自尊大，心怀不满，还说一些有违社稷安定、皇上英明的反动性话语，实在是大逆不道，建议逮捕法办。”

奏议送到皇帝那里，皇帝翻阅数遍，沉吟良久，思前量后，最后批示道：免去戴长乐和杨恽二人的一切官职，让他们安享晚年吧。

杨恽回到故乡，置了家业，筑了深宅，日子过得不亦乐乎。在与别人书信言谈中却不时流露出怨恨之情，结果再次被人告发，最后以腰斩处死，罪名仍是大逆不道。

三、赵广汉徇私枉法被诛案

汉宣帝时代,有个做京兆尹的人叫赵广汉。赵广汉年轻时候由郡吏开始,一步步由州从事、阳翟县令、京辅都尉,一直当到京兆尹。京兆尹是首都地区的最高地方行政长官,权重势大,但却不好当。由于赵广汉廉洁正直,办事机敏,关怀下属,所以声望很高,也深受百姓们的拥护。

可是人一出名,压力就大,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,有时竟丧失了原则,正所谓‘一失足成千古恨’,最后越陷越深,不能自拔,以至身名俱毁。

赵广汉做京兆尹政绩显著,声名远播,很多人都来投奔他,特别是一些旧吏家的子孙,投靠他门下以图混个好前程。这些人自恃优越,又年少气盛,往往干出一些出格的事来。

有一次,赵广汉家的一个门客在长安市场上非法摆摊卖酒,被刚好路过的丞相的一个属吏给赶走了。这个门客对赵广汉说他怀疑是苏贤向属吏报告这件事的。赵广汉一听就来了气,竟然有人找自己的麻烦,也不论门客卖酒是否违法,就派人告诉长安县丞,让他把苏贤抓起来处治。县丞把这件事交给了尉史胡禹,胡禹无中生有说苏贤是屯兵霸上的骑士,擅离职守,影响了部队的调用,依法处斩。苏贤的父亲听说之后,就上书控告赵广汉滥用职权、栽赃陷害。案子重新审理后

真相大白，按汉代法律，胡禹被判腰斩，赵广汉也应逮捕。判议报到皇帝那里，宣帝颁诏指示，就地审问。对赵广汉审问时，他承认确有其事。正待判决，皇帝颁赦令，只判处赵广汉降秩级一等。

赵广汉受了处分，虽说只降一级，感觉极不光彩，整天心神不宁，左思右想，认定这事不是苏贤所能做成的，一定是他的同乡荣畜在出谋划策。随后，赵广汉就随便给荣畜定了个罪把他问斩了。

这事很快又呈报到皇上面前，皇帝看奏书，指示交御史、丞相办理。于是御史、丞相遵旨立即进行内查外调，一方面查看有关的审判文档，一方面调查有关人员。这给赵广汉造成极大压力，为了伺机反击，他在丞相府安插了一个亲信做门卒，让他暗中搜集打听丞相府见不得人的事情，好以此来要挟丞相。

不久之后，门卒果然有消息传来，丞相家里有个奶妈，不知犯了什么错上吊自杀。赵广汉闻此窃喜，心想：你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！他一厢情愿地认为丞相和奶妈有暧昧关系，丞相夫人醋意大发把她杀害了。而那些天丞相正好不在家，因为他去祖庙祭祀先帝，行斋戒之礼去了。很快赵广汉就让中郎官赵奉寿给丞相递个话，意思是井水不犯河水，大家彼此相安无事。这当然是对丞相的威胁。谁知丞相魏相为官威严廉直，他从御史大夫升任丞相，深受宣帝的器重，被赵广汉这么一激，他反而加紧审理。

赵广汉眼看要挟不成，转而去太史那里问懂星象的人今年星象如何。时人认为天帝掌管着人间的事，人间任何风吹

草动,从星象上都有预示。太史知星人告诉他:星象显示今年将有大臣被诛杀。赵广汉以为此大臣为丞相,于是上书给皇帝状告丞相有罪。皇帝批示交由京兆尹处理。赵广汉得旨,立即亲率官兵突袭丞相府,令丞相夫人跪在院内接受审问,并带走十几个奴仆婢女,责问事情真相。

魏相丞相在斋戒中得知这个情况,也急忙写奏书说:“拙荆确实不曾杀过奶妈。而赵广汉却是屡次犯法而不伏罪,他用讹诈手段来威胁我,希望我饶恕他而不要奏报。望皇上明查。”皇帝就把案子交给廷尉去办。廷尉是全国最高司法长官,一般由刚正不阿、不徇私情的人担任。当时的廷尉于定国正是这种人,据说他就算醉得一塌糊涂,办案也毫不马虎。他接手一问案,立时查明是丞相因奶妈犯了过错,对她进行责骂和笞打后,她回到外院以后才死的,赵广汉实属诬告。

这时,由丞相属官中相当于反贪局局长的司直萧望之提出弹劾,上奏皇帝说:“赵广汉诬告陷害大臣,想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威胁奉公执法的朝官,违法乱纪,实属不道,请予治罪。”皇帝看了奏章,对赵广汉所做所为深恶痛绝,批示交由廷尉监狱拘禁。

赵广汉入狱后,廷尉经过认真的审理,查明除了诬陷丞相之罪外,他还杀害了一些无罪之人,在审案中滥施淫威,擅自判处骑士王军兴死罪,数罪并罚,应处以腰斩。

廷尉审判完毕,皇上批准后执行。一个曾经深受百姓拥护、爱戴的地方官,也确实造福一方的父母官,终因知法犯法受到了应得的制裁。他的功绩固然令百姓怀念,但他的自我毁灭的行径也令人深思。追思他昔日的功绩,但更应记住他

杀身的教训。

四、窦宪谋杀和帝案

提起窦宪谋杀汉和帝这桩大案，还得从窦宪的妹妹窦皇后后宫争宠的事儿说起。

窦皇后是大司空窦融的曾孙女，在家时就聪明伶俐，年仅远岁就能读会写，认识她的人都觉得她有不同寻常之处。家里曾请过几个相面的，他们见了窦皇后，都说她不是那种随便嫁个人就了事的女子，今后会享尽荣华富贵。果然，公元 苑苑年她被选入宫中，汉章帝听说来了个才貌双全的美女，便对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，曾多次向别人打听关于她的事情。等到见了面，更觉得确实是名不虚传，不仅人长得漂亮，而且举手投足之间都有着一种非凡的韵味，因此格外喜欢她，第二年就立她为皇后。

窦皇后很受章帝宠爱，可遗憾的是进宫数年都未生皇子，这对她的地位构成了很大的威胁。因此，不论贵人妃子们谁生了儿子，她都恨之入骨，想方设法地谋害她们。宋贵人生了皇太子刘庆，梁贵人生了和帝刘肇，窦皇后先是在章帝面前挑拨离间，使章帝逐渐疏远她们，然后又诬陷宋贵人和梁贵人，将她们害死，并收养了和帝。

章帝死后，和帝即位。当时和帝只有 苑岁，窦皇后被尊

为窦太后，临朝听政，执掌了朝中大权。养子毕竟是养子，不如自己亲生的，要想使自己的政权更加稳固，还得靠娘家人。窦皇后的哥哥窦宪、弟弟窦笃、窦景、窦瑰都在朝中任要职，他们的亲朋故旧，纷纷被安插在朝廷和地方任职，满朝文武都是他们的人。这帮人目无法纪，什么坏事都敢做，强抢豪夺，贪污勒索，杀个人就像踩死只蚂蚁那么简单。谁敢对他们说个“不”字，就大难临头了。尚书仆射乐恢、郅寿因上书告发他们，最终都被逼死。四兄弟中做得最过分的就是窦景，他不仅自己作恶，还放纵奴仆胡作非为。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也敢欺侮妇女，拦路抢劫，洛阳城里的商贩们只要一见到窦景的卫队出来了，就赶紧将店门紧闭，像躲避强盗一样躲避他们。司法部门的官吏们对他们的恶行有目共睹，可谁也不敢上告朝廷，因为乐恢、郅寿就是先例。窦宪又借口说自己出击匈奴有战功，和几个弟弟大兴土木，为自己修建豪华住宅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。

窦家的欲望、权势膨胀到了极点，便觉得傀儡和帝也是多余的了，况且他一天天长大，迟早会威胁到窦氏家族的利益，不如先杀掉他，斩草除根，从根本上清除这个隐患。窦宪找来他的亲家公郭璜，女婿郭举，部下邓叠和邓的母亲、弟弟，一起策划起谋杀和帝的大事来。

和帝虽然年纪小，但十分聪明，窦宪等人要谋害他的阴谋很快传到他耳朵里，他感到必须及早采取措施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可窦家的人充满了朝廷，满朝文武只有司徒丁鸿、尚书韩稜、司空任隗还可以依赖，但此事非同小可，万一走漏了风声就不得了了。思前想后，他决定先找内侍郑众商讨此事，一

则郑众服侍他多年，对皇室一直忠心耿耿，比较可靠；二则此人机敏谨慎，很有心计，也许他能想出些对策。于是，趁着没有旁人在的时候，和帝悄悄告诉郑众自己的想法。郑众倒很果决，他劝和帝先下手为强，杀掉窦宪和他的党羽，否则这个江山迟早坐不稳，到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。听了郑众一席话，和帝下了决心。窦宪班师回朝时，和帝先派使臣到城外迎接他们，犒劳全军将士，给他们很高的礼遇。等窦宪他们进了城，和帝下令关闭城门，派重兵驻守南、北宫，一举捕获郭举、郭璜、邓叠和他的弟弟邓磊，将他们全部杀掉。但是到了这时候，窦宪还蒙在鼓里，在庆功宴上喝得酩酊大醉，踉踉跄跄地被侍卫们扶着回府休息去了。等到和帝派人去收回他的大将军印绶，他还迷迷糊糊地以为自己正做梦呢。

和帝承窦太后的养育之恩，不想让她过于伤心，并没有公开处死窦氏兄弟，而是下令让他们马上离开京城，返回各自的封地，派得力的官员一路上监督着他们的一举一动，等到了封地，再令他们自行了断。窦家四兄弟中只有窦瑰因平时的表现较好，又没参与策划谋反，被免了死罪。窦家的亲戚朋友，同乡僚友，凡是依仗窦家的关系谋得官职的，统统被罢免回家，外戚窦氏家族就这样灭亡了。宦官郑众因献策有功，被加官晋爵，从此，东汉政权开始在宦官和外戚之间频繁更迭。

五、贾南风借刀诬杀大臣案

正值盛夏时节，晋惠帝的妻子贾后没有像往常那样避暑

纳凉,而是独自一人坐在软榻之上,双眼似闭非闭,三个人躬身立于她的面前,正在窃窃私语。这三个人就是:长史公孙宏、积弩将军李肇、舍人岐盛。他们正在谈论关于太宰汝南王司马亮、太保卫瓘串通一气,将谋废立的事。公孙宏和岐盛声称,他二人是受司马玮之命来与皇后共商大事的。

贾后听着,表面上虽无动于衷,心中却暗自高兴。只见她把手中的香扇一挥,显出一副不想再听下去的样子,那三人见到这般情形,只得悻悻退下。而皇后却依然安闲地坐在软榻上,眼睛似闭非闭。

司马亮和卫瓘是武帝的托孤大臣,二人扶持惠帝即位后身居朝中要职,并有入朝不趋、携带剑履上殿等特权。由于有他们二人辅政,惠帝倒也省心,但这却是权势欲极强的皇后贾氏的一块心病。几个月前,贾后为了达到专政的目的,刚刚绞尽脑汁除掉了武帝的国丈杨骏,如今又有司马亮和卫瓘两个人碍事,这让贾后怎么能够不心烦?特别是卫瓘,他为人耿直,对谁都不留情面。更可气的是他曾经还奉劝武帝另立太子,自己险些丢掉了皇后的尊位。一想到这些,贾后对卫瓘就更加痛恨了。

卫将军楚王司马玮是惠帝的弟弟,掌管部分禁军。他刚愎自用、年少气盛,司马亮和卫瓘都很畏惧他。他二人曾经试图剥夺他的兵权,让裴楷代任其职。谁知裴楷胆小怕事,因为怕得罪皇帝没敢就任。司马玮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。司马亮等与司马玮之间便产生了嫌隙。

后来,司马亮仍不甘心就这样放过司马玮,便又一次与卫瓘商量夺取司马玮的兵权,他们向惠帝启奏,将司马玮与诸王

侯都遭到封国。此举使司马玮越发怨愤。这时司马玮党羽长史公孙宏、舍人岐盛都建议他与贾后联合,共同对付司马亮和卫瓘。司马玮听从其计。结果,贾后以司马玮领太子少傅,终将其留在京师。

这些情况,贾后心里自然十分清楚,当天晚上,贾后迫使惠帝下诏,言太宰司马亮、太保卫瓘将要行伊尹、霍光废立之事,同时命令楚王司马玮领兵屯于宫城诸门。然后,贾后派人出宫连夜将诏书交给司马玮。

司马玮接到惠帝的诏书以后,由于怕事情泄漏,并没有当众宣读诏书,为了确保万无一失,他一方面召集本部兵马,另一方面矫诏征调京师内外 獠军,并手谕诸官 :晋室招天祸,凶乱将发,太宰司马亮、太保卫瓘等图谋不轨,欲谋废立,今特奉诏罢免二公的官职等等。还说,他本人奉圣命都督中外诸军,所有在宫内值勤的人都必须严加警备,在外驻守的也应奉诏行事,共伐逆贼。

司马玮手下的兵士听说即将讨伐司马亮、卫瓘二公,都表示怀疑,在军中纷纷议论此事。司马玮见此情景,又矫诏说:“亮、瓘二人企图谋反,危及社稷,现已罢官还第。将士们当服从命令,若不奉诏行事,将以军法处置,而讨逆有功者将封侯受赏。”这才使军心稍定。当夜,李肇、公孙宏奉司马玮之命率军将司马亮的府第围个水泄不通,清河王司马遐则奉命讨伐卫瓘。

三更半夜,司马亮帐下督李龙忽然惊慌来报,说府第已被围,好像有兵变,请求率兵抵抗,并护卫司马亮冲出重围。司马亮不知情由,根本不相信会发生这等事,没有听从李龙的劝